

大體課

西松高中國中部林旻鈺

皮膚上一條條破滅的希望，一滴一滴滲出血絲，粗細不一的線條佈滿手臂，像條碼一刷，便能付清所有等待拍賣的絕望，但，有人想買嗎？大聲吼叫，一次又一次，聲音啞了；鮮紅色的分隔線，在肉色的跑道上顯得格外觸目驚心，不斷隨著手臂彎度向下延長，滑落，延續無止盡的痛苦，一場看不到終點線的競賽，還沒結束……他跑著，一步一步想逃離堅不可摧的禁錮，但，想要逃出的腳步，遠遠跟不上往下滴淌的血紅色……他迷失自己，在一片腥紅色中。

他在漫長的路上，從嬰兒學步到青少年，他不斷跌跤，在這條路上摔得一蹋糊塗，他不再有力氣重新站起來，他找不到任何東西能支撐他支離破碎的心。肩上一本本厚重的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，卻又被迫一滴也不漏地接收比以前更加沉重的知識。終於，他爆炸了，像過度充氣的氣球一樣。藉著那股力量，他衝進網路的世界中，漫無目的的漫遊，不經意地點進了一個營隊的網站，滑鼠一按，送出了報名表。

那天，他走進大體實驗室，一台一台、靜靜莊嚴的躺著已經停止運作的器官、大體老師，在還沒那麼成熟的他眼裡，這都只是好奇。寒氣自雙腳踏進的那一刻竄進脊髓，刺鼻的福馬林飄散在空氣中。人骨如樹枝一般，表面圈繞了無數條時間軸，有些在轉折處相遇，有些在關節處相逢，有些永遠平行沒有相交，錯綜複雜的紊亂中又藏了井然有序的整齊；手臂肌肉緊密依附相連，平滑

肌相纏繞，如圓滑奏一般沒有突兀的音符打斷，跟他想像中美好的世界、順遂的人生一樣。他感受著，他的人生或許便是其中一條紋路，有些曲折，有些平順；他的人生抑或許便是平滑肌，有時站在巔峰，有時臥在谷底，沒有永遠的高點，更沒有永遠的低潮。不知道是揮發在空氣中氣體的刺激，還是觸動了某一條心弦，他的眼睛突然酸酸澀澀的。

看著看著，他才曉得，我們的身體裡都擺著一本本肉色的故事。總有那麼一天，它們忘了要繼續書寫，一個字、一段句子、或一章篇幅；會有那麼一天，它們想繼續寫，但有些故事來不及完成，一字、一字，一句、一句，一章、一章，墨跡漸漸變淡，漸層淡出一整套故事；也有那麼一天，它們想不出要怎麼寫，像唯一連結的組織搖著晃著，也偷偷掉了，字字、句句、章章，不知道散落在哪裡，只知道，至少，這一本本肉色的故事，是找不著那些了；或許有那麼一天，它們突如其來的，被揉碎，每字、每句、每章，扎實徹底地，碎成細細的墨，串不起來了。我們能做的，只是盡我們所能，譜出最繽紛奔放的篇章。

他輕輕地放下手中尖銳的物品，不再試圖拍賣任何痛苦，學著找方法分解；他輕輕地擦拭無限延長的分隔線，不再找尋出口，而是清除囚禁的牢籠，學著不再以痛苦綑綁自己。他露出久違的牙齒，牽動快要石化的唇角，這叫笑容吧？好久好久了，已經忘了上一次這樣放縱的笑是什麼時候，但是感覺好像挺不錯的。他慢慢找回來，很久、很久以前，那個愛笑的他，或許還不習慣，但是他看到一個微笑的他，在腦海中。他笑了，期待著，未來的每一天。